

长大 不成人

TO BE YOUNG AGAIN

孙睿◎作品

25岁以前，不快乐的情绪会爆发，而25岁以后，则会蒸发，剩下的是简单的快乐。



长大 不成人

TO BE YOUNG AGAIN

孙睿◎作品

 万卷出版公司

© 孙 睿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大不成人 / 孙睿著. -- 2版.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8

ISBN 978-7-5470-2615-1

I. ①长…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808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52千字

印 张: 6.75

出版时间: 2013年8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刘 莉

装帧设计: ALES

ISBN 978-7-5470-2615-1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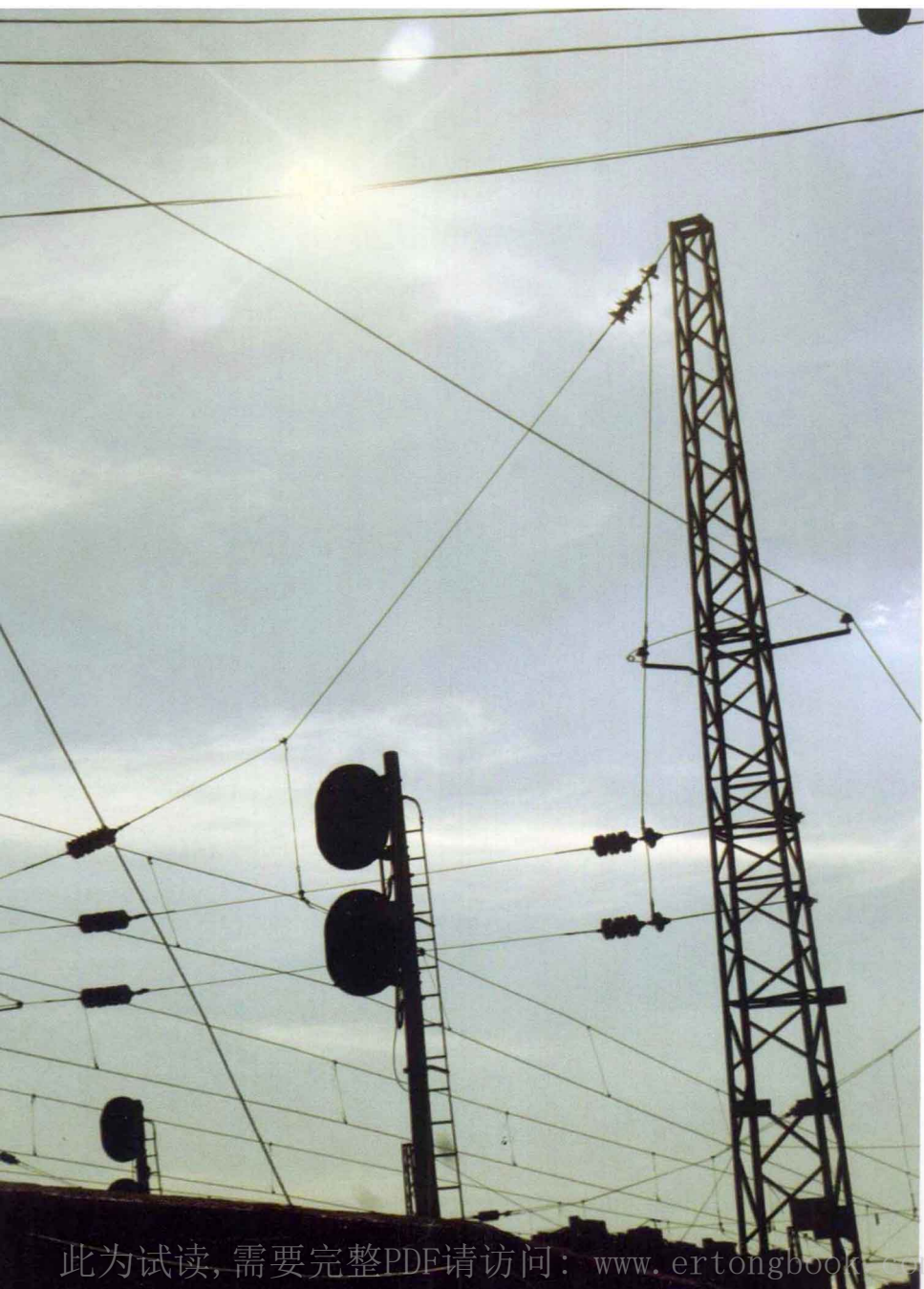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北京是空间，夏天是时间，我在这个时空中一点点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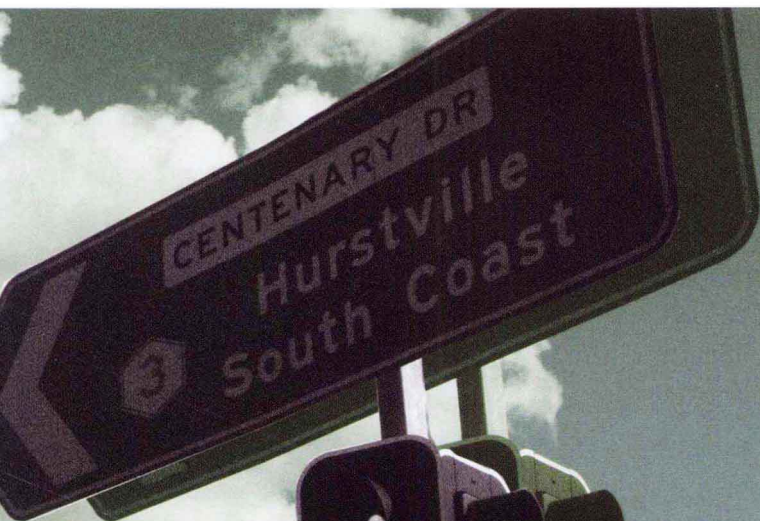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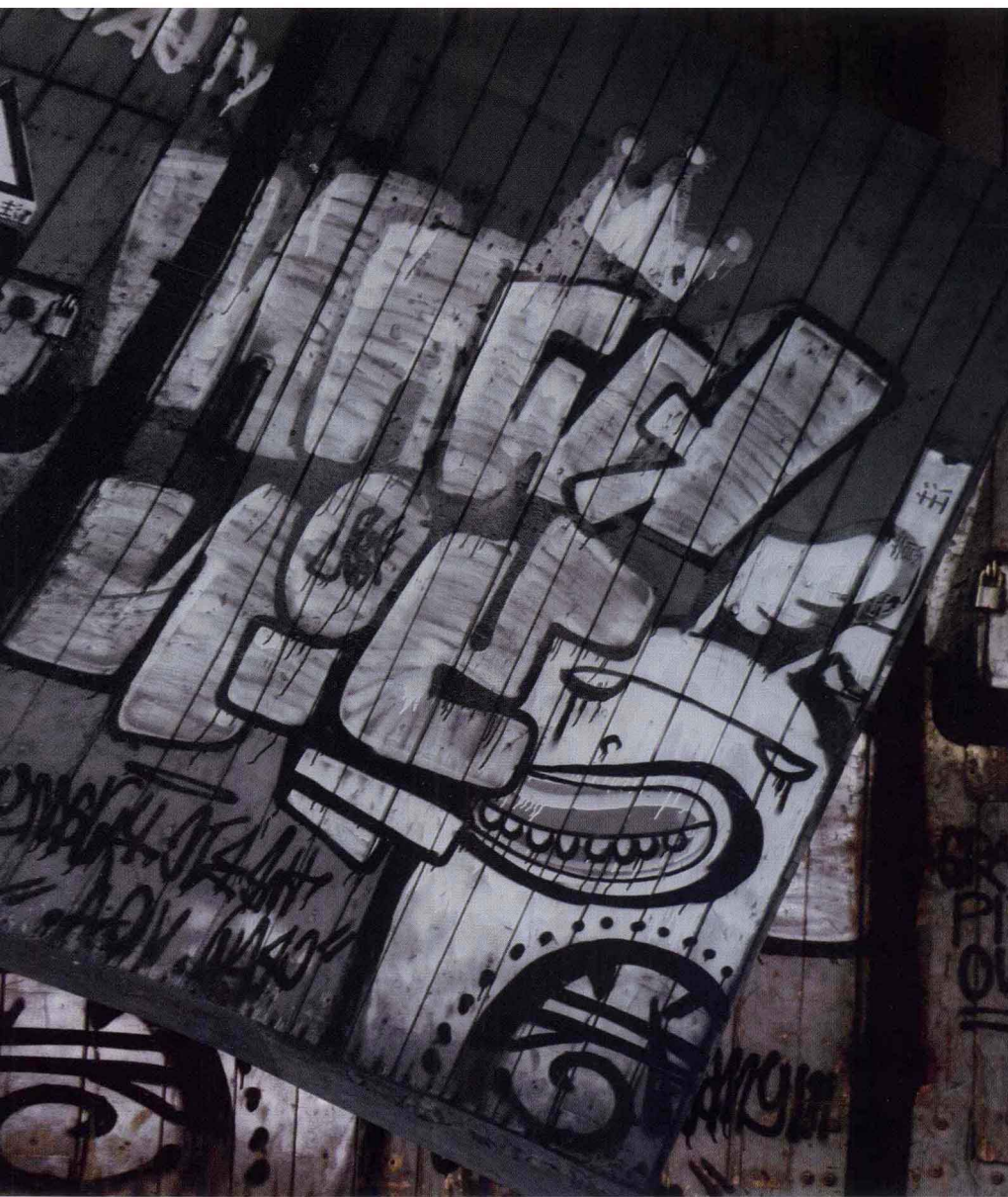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5岁以前，不快乐的情绪会爆发，而15岁以后，则会蒸发，剩下的是简单的快乐。









我一直以为乐观的人才幽默，其实两者并无过多关联。一个快乐比痛苦多的人，是当不成好作家的，任何艺术创作领域都是如此。

人活得再自在，没有家，内心也是空的。一个安稳的归宿，
这东西对人很重要。



写吧（序）

这本书里的文字，是最近五年里写的。五年里，人不可能一个样，文字也不可能。

在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时常会有一种陌生感：这是我写的东西吗？

幸亏陌生。

我就怕自己始终一个样儿。

如果非要给这本书的出版找个意义，那就算承前启后吧。

“承”力图把事情说有意思了的“前”，“启”力图把事情说正经了的“后”。

从码字到现在，七年多了，回顾一下，发现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只为了发泄，没想是否会被人看到，结果被人看到了，于是就把自己架起来了，把写作当回事儿了。赶巧了。

第二个阶段，装深沉，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思想；同时，故意为了好玩，怕看了的人说自己不聪明、幼稚。

第三个阶段，还没到，是以后的写作方向，写自己想写的，别人爱看不看。快了。

头些日子和几个写东西的喝酒至半夜，聊究竟该怎么写，各有一套理论，只对一句话达成共识：写吧。

目录

扎针儿	【 001 】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	【 005 】
深夜回家	【 009 】
酒后都能乱什么	【 012 】
流浪猫的幸福生活	【 020 】
我和啤酒不得不说的的事儿	【 025 】
追忆国安	【 030 】
北京可以吃饭白吃的地方	【 043 】
炒股的好处	【 046 】
我在电影学院监考	【 050 】
买书	【 057 】
一封家书	【 062 】
没文化苦旅	【 065 】
编辑们，不带这样的	【 086 】
我看上班族	【 091 】
我看电影学院	【 096 】
看高考和作文	【 103 】
人往低处走	【 106 】
被忽悠	【 108 】
北京的夏天	【 110 】
自然醒	【 113 】
一天早上	【 116 】
和老人、小孩一起游泳	【 120 】
谁的婚礼	【 123 】

CONTENTS

当导演真的很爽吗	【 126 】
如果曹雪芹同志他还活着	【 132 】
新词典	【 135 】
从大陆流行音乐，看中国人爱情观	【 140 】
表演系和文学系女生的区别	【 153 】
男人的17、27、72	【 155 】
女人的17、27、72	【 164 】
每个女人都是一部电影	【 172 】
万能句型	【 175 】
王朔，一个应该被载入史册的名字	【 178 】
王朔，低调些我会更喜欢你	【 181 】
《黄金甲》落败奥斯卡让中国电影重燃希望	【 183 】
为什么有时候写随笔不写小说	【 185 】
也说幽默	【 189 】
为了中国电影请拒绝大片儿	【 193 】
为什么中国的好电影少	【 197 】
我看畅销书	【 202 】
许巍	【 206 】

扎针儿

很不幸，得了一种病，名曰面瘫，其最高级症状是嘴歪眼斜，看上去像白痴。好在我没有这么严重，一般状态下，还和正常人一样，可是一笑起来，嘴角就往上咧，给人感觉特阴险，像憋了一肚子坏水，时刻准备给人使绊儿，跟崔永元似的。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不紧，因此很难入睡，总要用手把眼皮拉一下，这才看不见天花板，可眼皮一会儿又自己睁开了。如果我这时候睡着了，又正做一个美梦，那样子一定很可怕，可以想象：打着呼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咧开一边高一边低的嘴角微笑，要是小偷这时候潜入屋里看到我这副模样，肯定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张飞当年也不过如此。

这种病通常都以针灸治疗为主，我去中医院挂了号，掺在一群半身不遂的老头老太太和面部表情奇特的中青年人中间候诊。那些老头老太太，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看着真让人替他们的亲人难过。而那些年轻的病友，同样让人快乐不起来，好像面部器官发育不全一般，我想如果哪个导演上这里找特型演员的话，一定会收获颇丰。

因为病在脸上，我不敢掉以轻心，挂的是专家号，可轮到我时，专家看我歪得没那么厉害，就把我交给了一个实习的女学生。女学生一会儿让我对她挤眉弄眼，一会儿又让我对她伸舌头耸鼻子，好像我调戏她似的，而她却一本正经，坐怀不乱，在病历上刷刷刷写下病症，然后拿给专家看，专家看了病历，又让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然后批评女学生：明明是左侧偏瘫，你怎么给写成右侧了！

我操！

想起某年高考有个看图作文，画了一个右腿被截肢的病人躺在床上，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左腿截肢”，作文题目就叫《截错了》。当年我十七岁，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健康，看病的经历不多，觉得图上画的忒夸张了点儿，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医生，现在看来这个题目是有生活基础的。幸好我的诊断错误在治疗前被发现，要不一会儿扎在右边，左边还不越来越瘫？

之前我没有针灸过，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未知的东西，总让人害怕，所以有意坐在二号病床上，把一号床留给别人，想先看看别人是怎么挨扎的，好有个思想准备和接受过程。可是如果大夫倒着来我就傻逼了，病房没有三号床，只有两个床位。

一号床是个患了脑血栓的老太太，大夫一上来，拿酒精棉球蜻蜓点水地擦拭了老太太一些部位的皮肤，然后二话不说就往老太太的天顶盖上扎了一针，看得我一闭眼，等睁开眼的时候，那里已经挺立着一根银针。本来老太太脑袋就长得像鸭梨，这样一来更像了，有了把儿。

大夫让老太太躺下，老太太不肯，说怕压到针，大夫说压到好，更有助于治疗，对穴位的刺激更强了。听了这话老太太要急，大夫又说，别在意，跟您开个玩笑，针在头顶上，不在脑袋后面，

根本压不到。老太太这才放心躺下。

随后大夫在老太太的脸上忙乎开了，不一会儿，就把老太太扎得跟个刺猬似的，看得我目瞪口呆，想找个借口溜走，嘴歪就歪了，我可不想被扎成筛子，受不起这通折磨。我开开门说去上厕所，大夫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别紧张，一点儿不疼，你看这位大妈就没叫唤吧。也是，老太太自始至终没吭一声，我一个九尺男儿，岂能不如一个七旬老妪？

大夫将最后一针扎在老太太的脚上，然后向我走来。我皱起眉头，以为第一针也是冲天顶盖来的，可是大夫却让我躺下，张开嘴，举起针就要扎。我想问问大夫针消毒了吗，别是刚从别人脚上拔出来的就扎我嘴里了，后来一想还是算了，把大夫气急了，他真从别人脚上拔下针来扎我。

第一针扎在嘴唇上，麻酥酥的，不疼。第二针扎在腮帮子上，感觉皮肤就像一块布，被针一下子就刺透了。第三、第四针还是腮帮子附近，不知道这么扎能不能扎出酒窝来。然后鼻翼、眉头、眼皮、耳后等部位都被“栽上了树”，此时我的脸应该像大兴安岭上一块植被茂盛的土地。

我的眼前梗着一根银针，距离眼球之近，已不在有效视力范围内，银针模糊地耸立着，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就像从地面向上仰拍一柄插在死人身上的剑。此刻，我觉得自己特别壮烈。

然后是虎口、膝盖、小腿和脚，都难逃此劫。我觉得中医针灸就是牛逼，脸上的毛病，要从脚上抓起。如果下半身截肢的人得了面瘫，不知道这针扎在哪儿。

扎完针，大夫去了下一个诊室，叮嘱实习生半个小时后过来起针（拔针）。我躺在床上不知如何度过漫长的三十分钟，想闭眼，但怕

睡着了，一翻身压到针，可睁着眼，看到的却是一柄恐怖的大针。这时一号床传来老太太的呼噜声，老太太真够乐观的，都得脑梗死了，还睡得着，而且浑身上下还插着针。我微微转过头，余光看到，老太太脸上扎的针正在呼噜声的伴奏下，随着面部肌肉有节奏地起伏。我不禁感叹：到底上了岁数，经过事儿，怎一个豁达了得。

终于熬到起针，实习生用一块酒精棉顶住皮肤，然后像捡东西似的，把一根根针回收到铝制饭盒里。脸上的针拔掉后，出于观察生活的习惯，我抬起头，看她如何拔针，发现她在拔我脚上的针的时候，皱着眉头耸起鼻子，我想起昨天忘了洗脚。

当天晚上回到家，我真洗了脚。次日去扎针，脱了鞋坐在病床上等待的时候，闻到还有味儿，才想起出门忘换袜子了，于是趁着大夫给前面病床的人扎针的时候，我从推车里拿了几块卫生棉球擦脚。大夫忙着扎针，没注意到我的举动，他身后的实习女生本应该看他如何治疗的，却瞟着我偷偷笑。对她的精神不集中，我真想提出严厉的批评。

轮到我了，大夫问我什么毛病，我说面瘫，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大夫说他行医二十多年了，每天都扎二十多个面瘫，记不过来，然后同昨天如出一辙，第一针扎进我的嘴里。我觉得自己的处境挺凄惨的，也许大夫给病人扎针，就像肉贩给猪肉打针注水，在他们眼里，每天针头下面的一张张脸和一具具身体，早已没有区别，不过是一片片肉而已。

“那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嘴里扎着针还不老实！”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似乎听到大夫对我这般说。如果让我设想一个反应动作，那就是，我赶紧闭上嘴，乖乖地躺在床上，无论被大夫当成什么，只有期待着面部神经能早日恢复功能。